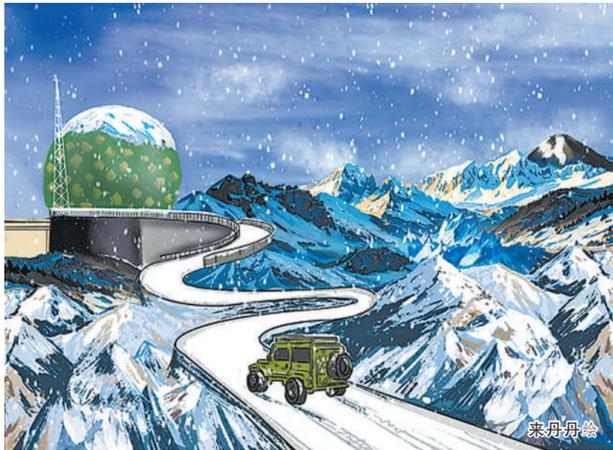


战地记者讲故事

夜宿马衔山

李攀奇



傍晚时分，我到达马衔山脚下的休整点。原计划次日清晨上山，不料夜里接到山上雷达站的电话，告知山顶正飘雪，上山计划恐需推迟。次日清晨，阳光洒满山峦，我再次询问山上情况，得到的回复是：大雪已经覆盖了山路。

马衔山，坐落于陇右黄土高原，海拔3600多米，地势险峻，天气多变，气压与含氧量仅及平原的60%。我此行的目的地——马衔山模范雷达站，便矗立于这山巅上。

数日之后，我再次乘车出发。谁知刚启程便被告知山顶突现浓雾，能见度不足3米，行车无望，行程再度搁浅。

这短短数里的山路，竟接连让我吃了两次“闭门羹”，我心中不禁生出好奇，更添了几分登顶的渴望。

终于，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，车子沿着山间蜿蜒的小径缓缓而上。说是“路”，其实不过是一条狭窄的土道，宽仅三四米，一侧紧贴着陡峭的山体，另一侧则是深不见底的山谷。幸而驾驶员经验丰富，他神色平静地告诉我，这条路他已经开车走了好几年。

沿途，车子需经过数十道弯，每至急弯，驾驶员都会贴心地提醒我握紧扶手；而当道路趋于平缓，他又会提醒我备好相机，捕捉即将映入眼帘的牦牛的身影。哪里路况崎岖、哪里风景如画、哪里是风口，他的心中似乎藏着一幅详尽的地图。

临近山顶，我远远望见一只巨大的被涂成迷彩绿的“雷达球”矗立天际。进入营区，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，一排平房映入眼帘，那便是战士们生活与学习的场所。

走进平房，一股暖意迎面扑来。一排展柜立在门口，我一样样看过去：装备零件、工具、奖章……“这只

靴子怎么这么破，只剩下了一半呀？”我顿时愣住了，展柜里竟然摆着半只靴子——只剩下前脚掌，后脚掌则不见了。

“这是我们站里有名的半只靴子。”身旁的汪指导员缓缓讲述道。那年，山上遭遇了三天三夜的暴风雪，积雪深及腰间，上山的道路被完全阻断。为尽快恢复通行，官兵不顾严寒，顶风冒雪展开抗雪救灾工作。暴风雪过后，时任站长在巡查营区时，发现了这只被战士撕裂的作战靴。他被官兵战天斗地的精神深深打动，便将这半只靴子留存下来。

“这个故事还有后续呢！”汪指导员指着展柜里的一朵毛线织成的花朵继续说道，“后来，有官兵家属来队，听说了这个故事，感动于官兵的英勇无畏，便亲手织了这朵花送给连队。”

我眼前一亮，回想起上山途中，曾瞥见一大簇小白花。只是当时着急赶路，没来得及细看。此刻想来，这朵针织花与路上的小白花极为相似。

汪指导员告诉我，当地人将这种花称为顶冰花，寓意着即便在冰雪覆盖的恶劣环境中也能绽放美丽。

顶冰花——多么贴切的名字。我想，它也象征着这里的官兵，无论面临何种艰难险阻，都能傲然挺立、勇往直前。

不知不觉间，天色渐暗，第一天的采访也接近尾声。我正准备下山时，群山之间突然涌起一片雪雾。冷风裹挟着浓密的乌云从远方席卷而来，山腰的雾气也迅速攀升、扩散，整个营区仿佛被一条灰白色的巨型毯子覆盖。刹那间，四周变得模糊不清。

这样的能见度，即便是步行也难以辨认方向，更别提行车了。我意识到，今晚或许要留宿在这里了。

“你可是我们这里留宿的第一位

女记者啊！”汪指导员笑着说道。由于山上自然条件恶劣，营房有限，来访者通常都是当天往返。即便是家属来队，也只是住在山下的休整点。说着，他将自己的房间让给了我，自己则搬去隔壁的班宿舍暂住。

我环顾这间不足5平方米的宿舍，一张单人床、一张书桌、几本专业教材，再无其他摆设，倒是床头一句标语十分醒目：扎根高山、不辱使命、恪尽职守、建功立业。

夜里，我被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惊醒。我慌忙打开窗户想要一探究竟，狂风席卷着雨点扑面而来。电闪雷鸣间，我看见官兵三三两两地冲向阵地，有的甚至来不及披上雨衣，便被狂风暴雨裹挟进一片迷蒙之中。

我关上窗户，冲出房间，恰巧遇见在门厅指挥的汪指导员。

“发生什么事情了？”我焦急地问。“雨势太大了！我们必须立即赶到阵地做好防雷电措施，确保信号畅通无阻。”他简短地回应后，便转身冲进雨幕之中。

这排平房瞬间变得空荡荡的，所有的宿舍门都大敞着，被子都被掀开一半。不难想象，官兵一定是在睡梦中被紧急召唤，匆匆披上衣服便奔向自己的岗位。

雨势愈发猛烈，风声也更加肆虐，密集的雨线狠狠砸向地面，风吹动窗户发出“吱呀吱呀”的声响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我又听到了一阵脚步声，此时已不再如先前那般急促，而是有序地回到房间。接着，传来陆陆续续的关门声，营区再次恢复平静。

那之后，狂风暴雨依然在肆虐，但我睡得很安稳。因为我知道，官兵都已经平安归来。



李攀奇

记者心语 让新闻有温度，让文字有力量。

感念

升华，情感的诗与远方

清冷的月光如水银般洒落，上等兵依尼瓦提紧握钢枪，笔直地站立在哨位上。他的目光投向远方的天空，那里，一弯新月旁飘浮着一朵灰白的云。他凝视着，眼中突然闪过一丝亮光，那云朵的轮廓，竟像极了一把马头琴——那把深深刻在他记忆中的马头琴。

在故乡哈日图热格，牧民们常在无边的天际下拉起马头琴，悠扬的琴声宛如天籁之音，在辽阔的草原上回荡。自从去年秋天离家，远赴千里之外的南疆从军，依尼瓦提已有一年多未曾聆听过那熟悉的旋律。经过军旅生活的锤炼，这个朴实的蒙古族小伙子不仅体格更加健硕，还掌握了射击、驾驶等诸多在草原上难以学到的技能。

刚入伍时，依尼瓦提性格内向，不爱说话，常常独自陷入沉思。新兵班长一度担心他难以融入集体。没想到，这位沉默寡言的新兵在训练中异常刻苦，劳动时也总是抢在前面，在同年兵里样样争第一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依尼瓦提逐渐敞开了心扉，与战友们建立了深厚的情谊。

某次篝火晚会上，班长邀请大家轮流分享各自的故事。依尼瓦提毫不犹豫地第一个走上前去，他先用从家乡带来的马头琴深情地演奏了一曲《天边》。那动人的琴声仿佛带有魔力，将战友们的思绪带到那遥远而美丽的大草原。演奏结束后，他紧握话筒，娓娓道出自己的故事……

那是3月的哈日图热格，春意正浓，是牧民们放牧的好时节。年幼的依尼瓦提整理好行囊，准备随父母一同前往深山放牧。一路上，他紧紧跟在父母身边，手中紧握着家里的牛角号。“爸爸，山里还住着其他人吗？”他满怀好奇地问道。父亲微微一笑，神秘地回答：“当然，这里还生活着一群大山的守护者。”

当他们抵达一片开阔地时，父亲用他那浑厚的嗓音唱起了呼麦。不一会儿，远处的山脚下也传来回应。随后，几位身着迷彩服的男人骑着高大的黑马飞驰而来。他们与父亲热情地拥抱、交谈。他好奇地打量着这些男人，心中

约定

杨满库

暗自揣测——他们就是大山的守护者吗？

渐渐地，依尼瓦提与这些穿迷彩服的人熟悉起来。原来，他们是驻扎在哈日图热格深山中的骑兵连官兵。他们巡逻时常与牧民们同行，保护羊群免受野兽侵袭；到了周末，他们有时会与牧民们联欢。在那一个月的时间里，依尼瓦提与官兵建立了深厚的友谊。

夜幕降临，篝火熊熊燃烧，宿营地的气氛逐渐温馨起来。一位身材结实、笑容可掬的领队班长，轻轻捧起马头琴开始演奏。琴声悠扬婉转，仿佛能抚平所有的疲惫。

依尼瓦提凑近领队班长，眼中闪烁着好奇：“叔叔，前天你们赶走的那只黑熊是不是山里最凶猛的动物啊？”

领队班长停下演奏，转头看向他，脸上露出温和的笑容：“嗯，黑熊确实凶猛。但要说最可怕的，还是狼，尤其是那些饥饿的狼群。”他的话语平和而自然，仿佛是在讲述一个寻常的故事。

不久后的一天，天空依旧宁静，突

小岛上的来客

邓金香

两年后的一个假日，我们几个军人家庭相约游览普陀山，并顺道探望驻守在岛上的战友。那时还没有索道，我抱着孩子一步步上山。山顶薄雾缭绕，让原本浮躁的心变得宁静。

从前的舟船是慢的，汽车、火车亦然。假期结束后，爱人归队，我带着女儿一大早就乘坐班车赶往杭州。一路上，女儿有些晕车，精神萎靡不振，看着实在让人心疼。杭州只是我们的中转站，次日下午，在售票窗口转签车票后，我一手抱着孩子，一手挎着旅行包，挤上开往家乡的火车。闷热的天气，加上长途旅行的疲惫，让我昏昏欲睡。一不小心，我松开了手，女儿差点掉到地上，把我吓了一跳。

旅途的艰辛不言而喻，而短暂的相聚后又是分别。我也曾想过，何苦再遭这样的罪呢？再也不去探亲了！但一想到一年中爱人只有一个月的探亲假，再次见面时孩子都不认识爸爸了，我便又坚持下来。这样的探亲路，我带着孩子一走就是好几年，直到孩子上小学、爱人转业。

光阴荏苒，老兵已是两鬓斑白，对军营的怀念却与日俱增。我们一行10多人重返舟山，追忆逝去的青春，缅怀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。大家最大的感

慨是：这里的变化真大啊！老兵们在记忆中的团机关所在地寻寻觅觅，那座曾经人来人往、紧张忙碌的办公楼，现在踪迹全无，在高楼大厦间确定它的坐标都困难。环境的变化令他们心中涌上淡淡的忧伤，但是旧貌换新颜，日益美丽富饶的小岛又让他们欣喜，这样熟悉又陌生的第二故乡才是它该有的样子吧！

离开海岛后，我回想起爱人说过的军旅往事。记得那一年，他参军入伍，乘坐闷罐车抵达宁波。某个清晨，登陆艇把他与新战友们送上了那座小岛。他对火热的军营生活充满了好奇与期待，渴望在军队的熔炉中锤炼自己。然而，他未曾预料到的是，真正的磨炼远不止学习和军事训练：在布满石头与茅草的土地上建造营房，在台风肆虐的日子里只能依靠酱油拌饭度过漫长的半个月……即便如此，他和战友们始终保持昂扬的战斗激情。新兵连的训练刚一结束，他们便纷纷写下血书，坚决要求到边境前线参战……

那天夜晚，我做了一个梦。星空之下，狂风呼啸着掠过树梢，汹涌的海浪拍打着礁石。哨位上，爱人容颜年轻如初，目光依然注视着前方，坚定、深邃又辽阔。

心香一瓣

品味那情感的芬芳

在草长莺飞的四月天，一群老兵和家属们，千里迢迢重返故地，来到舟山。那一刻，距离我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，已经过去30多年。

那一年，刚过完春节，我和爱人提前结束婚假，从湖北武汉出发，乘坐从重庆开往上海的轮船，顺江而下。那是我第一次乘坐轮船，有爱人陪伴在旁，旅程并不无聊。傍晚，当我们抵达上海码头，坐在候船室等待下一段旅程时，我仍然感觉到房屋仿佛在波浪中起伏。想到接下来还要在海上颠簸一个晚上才能到达普陀山，我突然感到疲惫不堪。

那一次，我们并未在普陀山停留太久。因为爱人所在部队换防，我们简单收拾了行李，从大船换乘小船，马不停蹄赶往桃花岛。那四天三夜的旅行，我们不是在长江就是在海上度过，一路摇晃，让我这个内陆长大的姑娘对大海的向往消失殆尽。至于欣赏惊涛拍岸、海鸥翱翔的景象，了解部队生活，探访岛上的民俗民风，这些都只能留待以后了。

传向时间之外

一时间这意蕴深邃的枪声 让一些人热血沸腾举起枪来 却让另一些人胆战心惊

只因这第一枪呵 不仅预告一个旧世界坍塌 也预告一个新世界诞生

我知道，草鞋翻过的雪山 一半在梦里，一半化作雪水 汇入迂回的江河

一双草鞋，还有多少 未解之谜并不重要 只要春天的高冈上，山花烂漫 更多的种子发芽 吐绿，成为春天的一部分 已经足够

和一双草鞋对视

吉尚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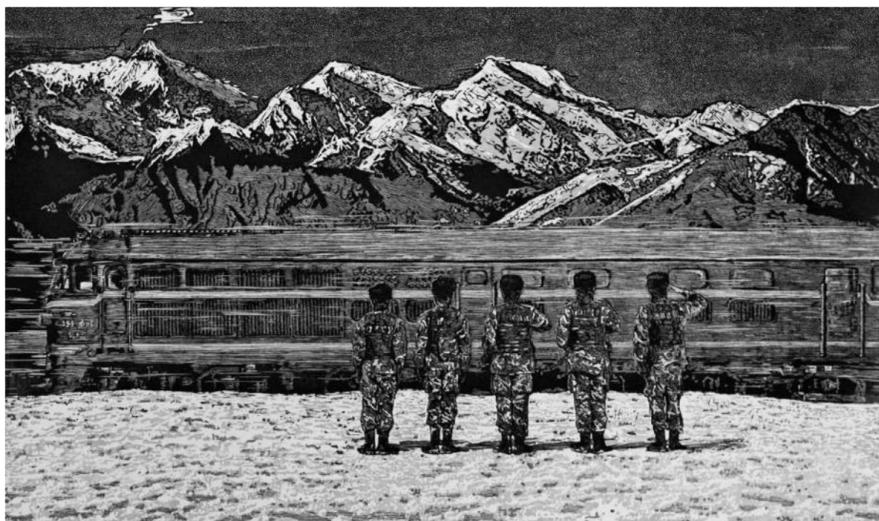
现在，纪念馆的橱窗里 正洒下一场大雪 饮血的子弹和阳光擦肩而过 90年前的草鞋 有草木的余温 五谷的味道

现在，我融入 参观者的行列 像一支在夜色下 行进的队伍，只能向前



长征

第6305期



雪域青春（版画）

王明玉作